

政改諮詢討論須堅守普選底線

—十四論香港普選「底線思維」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屠海鳴

政改諮詢討論確實有很大空間，但同時必須堅守普選的法律底線和政治底線。人大「8·31決定」已經作出明確規定的問題，不可再變，不能再作為第二輪諮詢的內容。這是堅守普選法律底線和政治底線的必然要求。所謂「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三軌制提名」明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而時下正在討論的「名單制提名」、「白票守尾門」、「最低投票率」方案，也有抵觸普選底線的問題，不宜在諮詢期間討論。反對派必須放棄兩個幻想：一是所謂「否決普選可以馬上重啟政改」；二是「今次否決普選今後會有『真普選』方案」。這兩個幻想直接抵觸普選底線，根本行不通。香港市民普遍希望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溫和反對派應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以理性務實的態度，給普選放行，不要剝奪港人普選行政長官權利。

堅守普選底線 人大決定框架不能變

香港落實特首普選，兩條底線必須堅守：一是必須遵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這是法律底線；二是必須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原則，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這是政治底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具有憲制性的法律效力。「8·31決定」已經作出明確規定的問題，不可再變，當然也就不能再作為第二輪諮詢的內容。這些問題概括起來就是「五個不變」：1、提委會人數維持1,200人不變；2、提委會維持由四大界別等比例即每個界別各300人組成不變；3、提委會委員的產生辦法維持不變；4、行政長官候選人為2至3人的規定不變；5、候選人必須取得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支持的規定不變。

普選爭論的實質是管治權之爭，不僅事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而且事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央絕不會為了爭取普選法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而放棄既定的原則底線。實際上，人大「8·31決定」已經解決特首普選制度的主要問題，第二輪政改公眾諮詢主要是解決具體的選舉程序操作性問題，不容許任何

人在「8·31決定」之外尋求突破，衝擊普選底線。

「五個不變」體現法律底線和政治底線

堅持人大「8·31決定」確定的普選制度的基本框架，既是堅守依法普選的法律底線，也是堅守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政治底線，確保普選產生的特首人選是中央可以接受的愛國愛港人士。有人提出，要調整和修改現行選舉委員會38個界別分組及其委員分配名額和具體產生辦法，擴大選民基礎。這種說法抵觸了普選的法律底線和政治底線。

從法律底線來看，人大「8·31決定」的立法原意和精神，就是「不變」。人大「8·31決定」明確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這裡所使用的「按照」一詞，就是提委會照搬現行選委會的規定組成，不能有任何改變。人大「8·31決定」關於「按照」的規定對本地立法亦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在本地立法中需維持現行38個界別分組的劃分、委員分配名額和委員產生辦法及其選民基礎不變，否則，就有違人大「8·31決定」的立法原意

和精神。從政治底線來看，回歸以來由選舉委員會進行的特首選舉，所產生的特首人選都是愛國愛港人士。這就顯示了按照選委會組成提名委員會，對於守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的底線具有實質意義。這也是人大決定明確規定須「按照」選委會組成提委會的基本原因。如果隨便改變提委會的組成辦法，就會留下對抗中央的人成為候選人的風險。這也就抵觸了普選的政治底線。

抵觸普選底線方案不宜討論

在香港，有些人提出的普選方案直接衝擊或間接抵觸普選底線。反對派堅持的所謂「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三軌制提名」明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而時下正在討論的「名單制提名」、「白票守尾門」、「最低投票率」方案，也有抵觸普選底線的問題。

「名單制提名」是將建制派和反對派參選人編織組成一張名單由提委會表決，目的不過是為了確保反對派參選人入圍成為候選人，直接抵觸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普選底線。「白票守尾門」是說白票過多造成特首候選人獲得的支持票無法過半數，就不能當選。這實際上是在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的框架下，僭建了一個否決機制，對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法定權力行使否決權，抵觸了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制定普選方案的法律底線。至於「最低投票率」主張普選投票達不到最低投票率便無效。這個方案實際上是另一種「白票守尾門」方案，不可行。顯然，這三種方案都不符合普選底線的要求，因而不宜在諮詢期間討論。

反對派兩幻想衝擊普選底線

特區政府公布第二輪政改諮詢文件後，反對派隨即聲稱將否決特區政府按照人大

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在普選問題上，反對派存在兩方面幻想：一是盡快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就可以爭取重新啟動特首普選的政改討論；二是否決了2017年的普選方案，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就作廢了，就可以爭取2022年有「更民主」的「真普選」方案。然而，這兩個幻想直接抵觸普選底線，根本行不通。所謂「馬上重啟政改」，是對政改法定「五步曲」的否定，直接抵觸依法普選的法律底線。至於「今次否決普選今後會有『真普選』方案」，更是直接衝擊普選的法律和政治底線。

反對派必須明白：第一，如果否決政府普選方案，政改不可能馬上重啟，普選特首必須等到2022年，甚至2027年才有可能落實；第二，如果反對派否決普選方案，無論是2022年或2027年再啟動政改，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8·31」決定的政改框架都會繼續適用，絕不可能有反對派所希望的所謂「更民主」的「真普選」方案。

事實上，實現一人一票的普選特首，肯定比原地踏步好。香港市民普遍希望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特首普選制度還有較大的討論空間，包括提名階段「入圍」門檻如何確定？「入圍」後的參選人競選過程怎麼體現公開、公正、透明？候選人究竟是2名還是3名，或者仍寫成2至3名？候選人2至3人怎麼產生？普選階段一人一票選舉採取什麼樣的制度等等。溫和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應該積極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以理性務實的態度，給普選放行，不要做剝奪五百萬合資格選民普選行政長官權利的歷史罪人。

尊重民意務實參與政改諮詢

廖榕就 北區各界支持依法落實2017普選大聯盟名譽會長

政改必須在香港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的框架內理性討論，從而建立共識。經歷了「佔領」行動，社會應深刻反思法治精神，期望社會在第二輪政改諮詢上收窄分歧。事實上，政改諮詢仍有很大討論空間，包括「入圍」門檻、候選人「出圍」方法、一人一票普選制度等，都是第二輪諮詢的重點。香港500多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區行政長官，這是歷史性機遇，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各界即使有不同意見，也要把握機會表達，為我們的政改邁出一大步，希望各界能夠尊重民意、理性討論，推動普選落實。



廖榕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輪政改諮詢在1月7日正式啟動，作為商界人士，十分希望市民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以合法、理性、務實方式達成共識，香港社會需要理性地推進民主進程，若政制原地踏步，最終只會對香港不利。

合法、理性、務實達成政改共識

我們可以看見，政改第二輪諮詢，在特區政府嚴格遵守基本法以及人大「8·31決定」下推行，包括反對派在內的人士應該務實、積極推動政改向前，並忘記人大「8·31決定」具有毋庸置疑的法律效力。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多個民意調查指出，不同人士對普選條件及「佔領」行動，亦有不同看法，即使是反對派，都不只有一把聲音。如果有人認為自己可以代表所有香港人，我覺得他只是自欺欺人。我們期望各界在第二輪諮詢中正視民意訴求，持有不同立場的人士亦應互相尊重，令社會修補裂痕，聚焦本地立法層面細節，不要再討價還價，以讓500多萬選民

可在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對於普選制度的討論，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未曾關上政改討論大門，只不過是政改諮詢卻屢遭反對派的阻撓以至杯葛，令到廣大期待普選特首的市民失望。反對派企圖在基本法以及人大決定的框架外另搞一套，制定反對派候選人「必然」能夠「出圍」的制度。這不但違反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更暴露出其政治目的，不可能得到市民支持。就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所言，「如果要保證某一派別的人士必定入圍，從原則上這是否正確的原則或正確的考慮？」

「佔領中環」行動已經讓香港社會出現嚴重撕裂，反對派現在不應該再堅持違法抗爭，理應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務實積極提出合理、合法的政改方案，並且積極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

普選應該在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內理性討論，從而建立共識。正如當局日前發布的民情報告結語提及，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讓香港如期落實普選，是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因為法治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中央亦一直強調法治精神，香港與中央在這方面沒有分歧。經歷了兩個多月的「佔領」行動，社會應深刻反思法治精神，期望社會在第二輪政改諮詢上收窄分歧。事實上，政改諮詢仍有很大討論空間，包括「入圍」門檻、候選人「出圍」方法、一人一票普選制度等，都是第二輪諮詢的重點，希望大家能夠理性討論。

反對派應回應依法落實的民意

需要指出的是，反對派應該真正認識到民意所在。在「佔領中環」行動結束之後，不少民意調查已經顯示，願意接受政改通過的市民已超過了反對的市民，願意接受「袋住先」的市民比例更達60%。如此的民意走向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

香港500多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區行政長官，這是歷史性機遇，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各界即使有不同意見，也要把握機會表達，為我們的政改邁出一大步，希望各界能夠尊重民意、理性討論，推動普選落實。

民主黨少壯派一上位即「逼宮」

資深評論員 郭中行

民主黨早前換屆。經歷了兩個多月的「佔領」行動，盡顯激進青年對於社運的主導角色，連帶一眾民主黨少壯派也「水鬼升城隍」，分據黨內要津。兩個副主席職位，分別由兩名少壯派區議員羅健熙與尹兆堅擔任。這兩人的上位，其實與主流派的提攜是分不開的。尹兆堅是何俊仁從街工「吸納」回來，繼而成為何的愛將。如果不是桃色醜聞，他上屆早已在新界西出選了，這次尹兆堅的上位，也有接何俊仁班位的意味。始終何俊仁經過「艷照門」事件後已經聲名狼藉，他自己也意興闌珊，應該不會再參選立法會，提早扶植親信，以延續自身在民主黨的影響力，也是合適的做法。

至於羅健熙一直得黨主席劉慧卿的支持，劉一方面對他賞識有加，一方面也是希望找一個年輕人進領導層，以顯示她求變、改革的形象。可以說，兩人是互相利用。這樣說來，羅健熙與尹兆堅都是黨內元老着力扶持，部署接班的人選，理應與元老合作無間才是。然而，在他們剛接任之時，第一件所做的，竟然是向這班元老「逼宮」爭權。日前，兩人特意約了一班傳媒茶敘，就直指民主黨應該將劉慧卿變成「icon」（符號）人物，放權給他們管理黨務，透過一至兩屆的時間讓下一代完全「接棒」。

將劉慧卿變成一個「icon」人物，恐怕是不認識劉慧卿的人才會說出這樣的話。當年劉慧卿任「前綫」召集人時的專權、霸道作風，不知引發多少成員出走，甚至連合作多年的陶君行也被迫退出，一個主要原因正是在劉慧卿手下沒有丁點權力，沒有意思。劉慧卿及後帶兵投靠民主黨並接任主席，正說明其野心，這樣一個資深政客怎麼可能甘願做一個「虛位主席」？兩人「打開天窗說亮話」根本不是向劉慧卿「建言」，相反是要向她「逼宮」，利用「佔領」期間所掀起的「年輕風暴」，要劉慧卿等領導層放權，賦予兩人主導黨內路線的大權，而不是只做「花瓶」。而他們也不是沒有機會，現時民主黨15名中常委之中，7位為「80後」黨員，包括袁海文、區諾軒和黎敬璋等，少壯派掌握了副主席、司庫、政策行動部等多個重要職位，在黨內已經有了與元老「叫板」的能力。他們接受傳媒訪問，正是要向元老放出風聲，如果不放權就要「逼宮」。

同時，兩人亦大談未來民主黨的兩大變化：一是抗爭將會激進化趨勢。一直在「佔領」期間走在前線的尹兆堅就直指，「和平非暴力」可能切合不到香港目前的形勢，認為抗爭並無底線，「將來唔知會去到幾盡」，其說法明顯與劉慧卿大相徑庭。二是民主黨也如公民黨一樣，將靠向所謂「本土路線」，以吸納激進支持者。羅健熙與尹兆堅直指民主黨亦會繼續處理「本土議題」，着力關注內地與香港融合的情況、港人福利及權利等，但就絕對不會涉及到「港獨」或帶有歧視成分云云。

少壯派「未登天子位，先置殺人刀」，已經要大幅改變民主黨立場，這置劉慧卿於何地？真的當她只是一個「虛位主席」？不可能的，劉慧卿讓少壯派上位，不過是出於裝飾面門的考慮，並非真心交出大權。未來兩場選舉臨近，元老更要牢牢掌握黨內大權，確保自己的親信能夠霸到好位，羅健熙與尹兆堅要「逼宮」，恐怕將會吃了不兜着走。

愛國愛港陣營網絡輿論戰艱巨

陳志豪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個相當開放的空間。可是，在Facebook和Youtube之前，世界各地的網民縱然共享同樣的網際空間，卻由於缺乏高度集中統一的平台，實際上各地網民之間的網絡行為和文化是割裂的。然而，在Facebook和Youtube興起後，成為了各地網民的共同平台，網民間的連結和資訊間的交流大大緊密了，在Youtube上，台灣和澳門的網民可輕易就本港的時政視頻發表意見，本港網民亦可輕易從Facebook接觸台灣「太陽花運動」的資訊，甚至參與討論。事實上，筆者一直是蔡英文Facebook專頁的訂閱者，我今天剛睡醒便打開電話上的Facebook，第一個接收到的訊息便是蔡英文的網誌了！港台兩地的網絡訊息的互通程度，可想而知！

Facebook早已瘋癲港澳三地，作為一個開放式的社交網站，其滲透率之高、流通之廣泛，前所未見。據Facebook官方數字，香港的活躍Facebook用戶約430萬，台灣則達1,400萬，均佔總人口近6成，參考一些商務網站，澳門Facebook用戶亦接近20萬人。當港澳三地有著共同的社交平台，三地民間團體和青年之間的交流自然愈來愈多，愈來愈容易串聯。反之，由於內地對互聯網的管控較嚴格，內地網民與港澳台網民之間的連結是嚴重割裂的，彼此缺乏共同交流的平台。

基於互聯網的「無邊界」特性，香港的愛國愛港陣營在網絡上所面對的，不僅是本港反對陣營，更包括全球的「反共反華」網絡力量，例如王丹的Facebook訂閱者中便不乏港人。台灣國民黨早前於「九合一選舉」中潰敗，便被視為綠營在網絡工作上的勝利。其實，台灣互聯網一直充斥「反共反華」的資訊。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處於中國與西方意識形態交鋒的前沿，「反共反華」的網絡輿論絕不會較台灣為輕，愛國愛港網絡工作之艱巨，可想而知！

反對派杯葛政改諮詢失盡民心

高天問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介紹了第二輪政改諮詢的具體內容和安排，但是23名反對派議員集體離場抗議，蓄意杯葛政改諮詢，嚴重干擾立法會討論政改事宜。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說：「離場是為表達不滿政府未聽到雨傘運動中、市民要求真普選的訴求」，還說普選行政長官是「鳥籠民主」，「政改諮詢不必要、無聊、多餘」。反對派還揚言必定對政改方案投反對票，如果政府企圖以民意逼其轉軌，就算有七成民意支持政府方案，他們也不會轉軌。

杯葛諮詢剝奪選民權益

反對派這種說法，說明了他們罔顧民意，堅持和香港希望普選的主流民意對抗到底，他們為了外國勢力的利益，一定要製造「香港沒有民主」、「沒有普選」的形勢，繼續在香港策動對抗和動亂，把香港變成「顏色革命」的基地，成為顛覆內地的橋頭堡。最近的事態發展說明，美國「重返亞洲」，壓制中國崛起，正在把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和香港的「本土主義」運動結合起來，互

相勾結，夾擊中國。所以美國安排香港的學生和反對派中人不斷到台灣取經，將台灣街頭暴力抗爭移植到香港。台灣民進黨的街頭暴力抗爭高手，多次來香港為「華人民主書院」培養「佔領中環」骨幹，傳授抗爭秘技。美國還投入巨大資源，才會有「佔中」的發生。

23名反對派議員集體離場，並且預告今年一定會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今後反對派不會再和政府圍繞政改問題交換意見、提出建議。反對派扼殺香港的政改方案，完全不為港人着想，不理港人希望普選的訴求，而是為了實現美國人的戰略目標。政改諮詢期長達兩個月，可以討論的空間廣泛，仍有待特區政府、不同政黨和社會各界通過理性探討共同開創。

具體來說，有五個方面的問題可以討論：一是提名階段「入圍」門檻如何確定；二是「入圍」後的參選人競選過程怎麼體現公開、公正、透明；三是候選人究竟是2名還是3名，或者仍寫成2至3名；四是候選人2至3人怎麼產生；五是普選階段一人一票選

舉採取什麼樣的制度。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應該參與有關的討論，反映他們選民的意見，提出自己的建議。反對派議員應該明白，所有符合資格的香港選民，都擁有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都有權參與政改討論。如果他們杯葛政改討論，等於向自己的選民罷工，令到選民在立法會沒有代表，沒有發言權。這是剝奪選民的權益。

全世界的選舉制度，都一定會遵循憲制的規定，以法治保障民主，保障公民的選舉權利。全世界選舉的提名制度都有一定的限制，確保候選人的質素。反對派要求的「公民提名」絕對不是國際標準。香港絕對不應該制定一個讓某些人必然成為候選人的機制，不能因為滿足了所謂「真普選」的要求，就將香港的普選拉倒，剝奪500多萬香港選民普選的權利。反對派如果真的否決政改方案，就必須承擔嚴重後果，必須遭受選民的懲罰。事實上，2005年反對派曾經否決政改方案，阻撓民主進程，結果反對派在之後的選舉中遭到失敗，港人記憶猶新。